

大中东行记

张信刚

叙利亚和黎巴嫩:游走的文明

叙利亚 世界上唯一的六千年来连续有人居住的城市是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距离贝鲁特只有一百公里。它位于肥沃的新月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商道上的重镇。六千年来,统治大马士革的民族你来我往,好似走马灯;多个政权有如潮起潮落,各领风骚若干年。大马士革岿然不动,但是各种文明在时间的轴线上彼此交替。

公元前十四世纪,继埃及人和赫梯人之后,闪米特语族的以色列人曾占领大马士革,接着另一个闪米特语族的阿拉美人又建国于此,然后是从东部来的也属于闪米特语族的亚述人入侵。亚述帝国消亡后,新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塞琉古王朝、亚美尼亚人、罗马人、拜占庭人轮番在这里登上舞台。罗马在大马士革修建的许多设施现在仍然有迹可寻。在多个世纪的政治跌宕起伏中,阿拉美语成为整个西亚地区的通用语言,生活于巴勒斯坦的耶稣就说阿拉美语。

对大马士革影响最深远的两次宗教事件,一是公元225年叙利亚东方基督教会的成立(比罗马教会早一百年),一是公元634年穆斯林军队攻占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现在还是地中海东部地区基督教的中心;公元661年至公元750年,它是倭马亚王朝的首都。

阿拔斯王朝以武力取代倭马亚王朝,迁都伊拉克,大马士革受到破坏和忽略。当阿拔斯王朝衰落时,大马士革先后被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和逊尼派的塞尔柱突厥人占领;接着它又被十字军包围和威胁百余年。萨拉丁击败十字军解救了大马士革,建立起由他家族世袭的阿尤比王朝,统治这座古老的城市将近一百年。

蒙古人在十三世纪曾短暂统治过大马士革,但被篡夺阿尤比家族权力的马木留克击退。十三至十五世纪,在马木留克人统治下的大马士革颇为安定繁荣。十五世纪初,大马士革被从中亚来的“真主之鞭”帖木儿狠狠地抽打了数年,受到严重的破坏。从1516年到1920年的四百年间,大马士革处于奥斯曼人的统治下,社会堪称稳定,市容大为改善,人口日益增多。

六千年来见证过多种不同文明相继在这里“各美其美”的大马士革,城内有许多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如建于七世纪的倭马亚大清真寺,是在



倭马亚清真寺广场及内景

更古老的建筑之上修建起来的,令考古学家无法在这里挖掘更多的重要信息。今天大马士革的一条名为“直街”的长街,仍像两千年前罗马人修建时那样,把大马士革的古城分为南北两部分。2010年秋,我在这条街上独行,不能不感怀岁月流转,人间沧桑。

2010年10月我首次走访叙利亚,在此之前对这个中东国家的印象是:地方不大,地形复杂;人口不多,人才不少;建国不久,历史长远;社会多元,政府专权;资源充裕,经济一般。

经由一位研究阿拉伯文学的朋友介绍,我在大马士革和一位资深作家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很有收获。在阿勒颇的亚美尼亚社区的一家餐馆里,我和一位小学女教员也聊了好一阵子,让我更加认识叙利亚各民族和各宗教之间的关系。在叙利亚和我谈得最多的是陪伴我三天的汽车司机。他十分坦率健谈,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

依事先约定,我在住宿酒店的大堂里等候那位作家。只见一位西装革履、颇具威仪的长者朝我走来。寒暄之后,他建议到附近一家餐厅先喝茶,再进餐。这顿午餐从上午十一点多吃到将近下午四点钟。

作家乘坐由跟随他已二十年的司机驾驶的奔驰轿车,可见出身钟鸣鼎食之家。他和我谈得十分有兴致。临别时,送了我一本他用阿拉伯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又说,如果时间许可,希望我周末到他家的庄园看看,了解一些叙利亚的地方风情。可惜我的行程早已安排,连他次日要给我介绍一位大马士革大学历史教授的建议,都只能遗憾地推到“下次”!

我们的话题集中在历史与宗教,偶尔也旁及当代政治。他知识渊博,有问必答,对任何问题都不避讳。在某些环节上(如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他会清晰地阐述和官方一致的观点;但在其他问题上(如对什叶派的某些教法),他会从个人(逊尼派)的角度表示意见。这位作家对中国颇有认识(可惜我看不懂他那本书),对其他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也表现出善意和尊重。

我最想从这位穿西服、说法语、态度开放的资深作家的口中得知的是,他如何看待叙利亚的现代化进程。他的看法并不新鲜,但能引经据典,又辅以生动的例子。他认为现代化对叙利亚十分必要,但他对真主的话《古兰经》坚信不疑,认为伊斯兰社会传

统与由西方开始的现代化没有冲突。

与这位叙利亚作家四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我清楚地感觉到他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对国家的热诚效忠,对阿拉伯文化的自豪,以及对不同文明的宽容与尊重。对话一直都是自然而互动的,绝不像是向我作宣传,虽然我很清楚,他事实上是为叙利亚做了一次颇为高明的国民外交。

和大马士革一样,阿勒颇也是世界上连续有人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目前它是叙利亚的第二大城市和工商业中心;从罗马时代起,它就是由中国到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业城市。

尽管我去阿勒颇是因为对它久远的历史感兴趣,可是我在阿勒颇的最大收获却是和一位女教师坐在同一张桌上吃晚饭。

我住的喜来登酒店附近就是亚美尼亚人集中的社区,大堂经理介绍我去附近的一家餐馆吃晚饭。这家餐馆就像许多穆斯林城市里的高级餐馆一样,原本是一处私人豪宅,布置得相当精致。餐馆很大,但是仍然满座。侍者看我可以说法语,就问我愿不愿意和别人同坐一桌。我当然没问题!

和我同桌的是一对姐妹,姐姐住在阿勒颇,妹妹在大马士革的一所亚美尼亚学校教书,英文说得很好。这次她回家探亲,晚上和姐姐到餐馆吃饭,竟然撞到一个去过亚美尼亚的中国人,所以很愿意和我交谈。

叙利亚约有两百万基督教徒,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大致分成六个不同的教会:一是用叙利亚语(由阿拉美语演变而来)的天主教的马龙派(是四世纪就已存在的基督教派,十字军之后逐渐融入拉丁天主教会);二是用阿拉伯语的希腊东方正教;三是用叙利亚语的叙利亚正教;四是使用希腊语的属于拉丁仪式的天主教的一支;五是用叙利亚语的天主教叙利亚仪式派;六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

这个复杂的情况是因为叙利亚素来就处于许多历史洪流的会合点上,今天仍然如此。亚美尼亚人自从1915年在土耳其遭受屠杀后,四处逃散,许多人来到距土耳其不远的阿勒颇。在叙利亚政府的认可下,亚美尼亚教会始终维持着自己独立的教育系统,学童可以从小学开始学习亚美尼亚文,一直到中学毕业。阿勒颇曾有五万多亚美尼亚人,近年来移民国外的很多,所以才会有豪宅空出来改为餐馆。

这位教师和她的姐姐彼此说亚美尼亚语。虽然

毕业于叙利亚最好的大马士革大学,她却愿意在学生人数日益减少的亚美尼亚学校教书,想来有文化认同感和使命感的因素。她告诉我,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在社会上都讲阿拉伯语;如果不相识,一般人分不出谁是亚美尼亚人。另外,她颇为自豪地用法语告诉我,亚美尼亚人很注重教育,因此多数人也都会法语和英语。

叙利亚另外一个丝绸之路上的古城,是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所建立的帕尔米拉。后来罗马和波斯的军事和商业势力在帕尔米拉附近相遇。帕尔米拉王国左右逢源,发挥了缓冲作用,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公元三世纪后,帕尔米拉受罗马控制,因此我见到的的是一个罗马式古城的遗址。



帕尔米拉遗址一景

在大马士革,我向旅行社包了一辆汽车前往帕尔米拉和阿勒颇,要求司机一定要英语流利。旅行社派来的司机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英语专科毕业,最近读了一年旅游课程,刚考完导游执照,正在等待放榜。

我们刚到帕尔米拉,司机就收到朋友的电话,告诉他考试已经通过,应该在来年2月得到导游执照。他说他觉得虽然有能力给我导游,但是别的导游不会同意他这样做,所以他拿着导游图跟我仔细讲解了一番,然后我就自己游览了帕尔米拉。

叙利亚旅游资源丰厚,出于政治原因,旅游业一直不发达。即使如此,从这个司机的话里,我觉得叙利亚对旅游业还是颇为严肃,至少对导游的要求比东亚的不少地方都要严格。

司机一路和我谈到许多问题。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对宗教的看法。他已订婚两年,但是没钱结婚。他们两人决心尊重伊斯兰传统,婚前不“越轨”,但是他未婚妻的家人仍然防范他,令他不悦。他说

他亲眼见到一些海湾国家的游客到叙利亚和黎巴嫩之后就饮酒作乐,胡作非为,认为这是伪善,不是穆斯林的行为。至于什叶派教法允许暂时而有期限的婚姻,他就更为不齿。他还说,在穆斯林国家的电视上经常报道什叶派游客到外国娶一星期甚至一天的妻子,他认为这根本是性交易。他还说,伊朗女游客也经常一落地就换装打扮,招蜂引蝶。

说到什叶派,我们自然谈到统治叙利亚已经四十年的阿萨德父子。他们信奉什叶派中的一个很小的流派——阿拉维派。过去阿拉维派经常被逊尼派欺压,甚至不承认他们是穆斯林。法国人利用这个矛盾,刻意扶持阿拉维派,鼓励阿拉维派青年加入军队。叙利亚独立后,阿拉维派在通过政变取得政权的复兴党中占有相当力量。

老阿萨德是出色的飞行员出身,果断、独裁、狠辣。年轻的司机很喜欢小阿萨德,一则佩服他的本事(本行是眼科医生),二则觉得他开明灵活,肯为老百姓着想。

西方媒体普遍认为儿子要比父亲软弱无能得多,因此可能无法长久执政。这位坦率热情的年轻司机的看法给我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回到香港后,知道有一批朋友已经安排好行程,预计2011年4月去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旅游。2011年2月初,正当埃及局势非常混乱时,他们问起我对叙利亚局势的看法。我说我在2010年10月的所闻所见,令我覺得叙利亚与埃及很不同,如果不出大意外,社会上的矛盾应该不至于像在埃及那样总爆发,而且叙利亚政府的应对措施也更为厉害。

言犹在耳,2月中旬,叙利亚就传出了群众示威的消息。叙利亚政府的初步反应是立即放宽对手机短信和互联网的限制,以自由开放换取人民的接受。但是,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风潮未能止于叙利亚国门。示威从南部的一个城市扩散到南北多个城市,政府在宣布终止戒严法的同时,动用了军队镇压示威者,射杀了数以百计的“武装犯罪分子”,并逮捕了几千人。

其实,叙利亚在老阿萨德时代就已经有过穆斯林兄弟会的暴乱。1980年,他以血腥手段在我曾开车路过的哈马炸死几万名反叛者。之后,他实行铁腕高压统治,把军队和安全系统整合到一起,并且把他的亲信和许多阿拉维派的军人安插到机要部门。

1999年老阿萨德去世后,三十四岁的小阿萨德在老臣们的辅佐下,通过修改宪法(把担任总统的法

定最小年龄从四十岁降低到三十四岁),以接近百分之百的票数当选总统。十二年来,小阿萨德似乎已能驾驭叙利亚的内部政局。军队和安全部门应该是掌握在他手中,不会像埃及的穆巴拉克那样最后要听任军队高层的摆布。由于少数教派和少数民族对逊尼派的恐惧,小阿萨德对这些人的态度应该可以赢得他们的中立。他也拥有一部分城市中产者和年轻人的衷心支持,比如给我驾车的那位导游司机。然而,复兴党的信条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打了六十年的旗号今天已经不再吸引人。只有做出真成绩,让老百姓感到生活愈来愈富裕,心情愈来愈宽松,继承父位的小阿萨德才能得到他自己的“天命”,也就是现代政治语汇中的“正当性”。

目前的国际局势推动着叙利亚国内形势的发展,令小阿萨德和他的谋士们越来越难以应付。他们想做的似乎是争取库尔德族、其他少数派和城市产者的支持,打击逊尼派激进势力和亲西方分子,并用军队和安全部门的力量确保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个主要城市的稳定。

随着阿拉伯世界整体局势的发展,要求小阿萨德总统下台的声音日益高扬。2011年5月底,小阿萨德发表了强硬的讲话;6月初,他却同意反对派的要求,宣布大赦政治犯,包括与他们父子有血海深仇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以争取与反对派对话。这些既软又硬的做法似乎反映了叙利亚掌权集团有软硬两派。但这也是一个救命招和高招。如果穆斯林兄弟会能够抵消亲西方派的力量,可能就会令西方国家三思是否要逼他下台。然而,即使他能挺住这一波动乱,也无法保证下次动乱不会有最近出狱的穆斯林兄弟会分子。特赦令宣布几天之后,政府保安部队便受到武装分子的攻击,一百多名警员丧生;之后又有武装镇压反对派力量,死伤多人。

看来,巴沙尔·阿萨德正在以他自己的命运和叙利亚的前途作为赌注。如果他不能够审时度势,便很可能会宽严皆误,为世界局势增添更多未知数。

黎巴嫩 1963年夏天,我要从台北去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选择飞行路线颇费周章。有一点我很坚持:一定要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停留。这是因为我知道贝鲁特是一个现代化的繁华城市,素有小巴黎之称;它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是发明字母和建立迦太基的腓尼基人的根据地。

旅行社经理为我安排了理想的路线:从印度孟

买飞到约旦的安曼停留一晚,第二天转到贝鲁特。因为错过每周两次飞亚的斯亚贝巴的班机,“被迫”要在贝鲁特逗留两夜三天,航空公司负责我的住宿。

泛美航空公司安排我住在地中海海滨最高级的宾馆——腓尼基饭店。我这个二十三岁初出茅庐的后生仔确实很幸运。到前台询问第二天如何游览黎巴嫩时,遇到和我同班机从安曼来的一位美国女郎。我们合包了一辆汽车,司机是一个留着短须的粗壮汉子,三言两语就谈好了价钱,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两人共付三十美元,还包括午餐。

第二天早晨,汽车如约而至。天气炎热而干燥,车上没有冷气,司机不断建议停下来买柠檬汁、可口可乐。他是基督教徒,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他在前几年的内战中如何英勇战斗,后来又如何多次协助依据“地区稳定”条约前来维持秩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他看来,美国政府最大的错误就是一年前将一万四千名海军陆战队员撤出黎巴嫩。

一路上司机带我们拐来拐去,说是避免进入穆斯林区域,中间停了几个小镇,还逛了一个市场。中午,司机带我们到一个风景颇佳的露天餐馆吃羊肉。司机劝我们喝一杯当地著名的Arak(意为狮子奶),是一种透明的烈酒,加上水之后呈乳白色。据这位基督教徒说,《古兰经》禁止穆斯林饮酒,所以这里就“偷天换日”,把这种奶色酒精饮料称为“狮子奶”(后来知道地中海周边不少地方都有这种用大茴香制成的酒,希腊叫“ouzo”,土耳其叫“rake”,法国叫“pastis”)。吃完饭,他跑到一个水果摊上买了三个巨大的水蜜桃,我生平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桃子。一日三次饱口福,觉得很满意。

行程中最值得去的地方是肥沃的贝卡谷地,而其中的珍品是巴尔贝克的神庙遗址。我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司机用他那阿拉伯英语给我们介绍,美国游伴偶尔补充两句,使我大约明白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罗马时代的遗址,庞贝和恺撒都来过这里。于是在一根半倒塌的高柱前摄影留念;照片保存至今,看到像中人,不能不感叹岁月之流逝。

回到饭店,司机收费时把一路上的咖啡、可乐、水蜜桃和Arak都算在内,又加收额外路程的汽油费,每人再付十五美元。我们这才知道被这个嘻嘻哈哈的家伙给宰了。天下真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次世界大战前,叙利亚(包括今天的黎巴嫩)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在英、法两国的鼓励下,属于穆罕默德的哈希姆家族的费萨尔酋长领导叙利

亚人夺取了大马士革,于1918年建立政府,并颁布宪法,领土是大叙利亚(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及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土耳其的一小部分)。费萨尔担任国王,他的哥哥阿卜杜拉被推为伊拉克国王。

由于英、法私下早有协议,国际联盟后来通过由法国托管叙利亚,英国托管伊拉克及巴勒斯坦。法国随即放逐了费萨尔,英国也不承认阿卜杜拉。

1926年,法国将黎巴嫩与叙利亚分开。黎巴嫩当时的人口构成依次是马龙派基督教徒、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和德鲁兹派(一个十一世纪始于埃及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什叶派的小宗派)。法国在托管的二十多年里,基本上是利用各派的矛盾,实行分而治之。

1943年,正当法国被德国占领之际,黎巴嫩的各方势力达成一项不成文的协议:未来独立后,总统由马龙派基督教徒担任;总理由逊尼派穆斯林出任;国民议会的席次由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按1932年的六比五的人口比例分配;议长由什叶派穆斯林担任;军队总司令是马龙派人;参谋长是德鲁兹派。这个协议看起来是寻求权力的平衡,实际上是固化不同的身份。

黎巴嫩1946年独立后,内部既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外部又有以色列建国与几次以阿战争。这些外部因素无一不凸显黎巴嫩国内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虽然黎巴嫩举行了多次选举,但是在任上被暗杀的高官为数众多,而各派之间兵戎相见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由于黎巴嫩紧邻以色列,有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分批拥入黎巴嫩的难民营,迫使黎巴嫩政府不得不调和国内不同集团对巴勒斯坦难民的不同态度。黎巴嫩的邻国叙利亚、以色列、约旦,以及稍远的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都对黎巴嫩有自己的图谋与行动。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中,如果黎巴嫩能够不卷入冲突,避免内战,简直就会是人类史上的大例外。

黎巴嫩并未逃过历史的规律。自杀袭击、汽车炸弹、劫持人质、屠杀难民营。马龙派的长枪党与什叶派的真主党的军事力量,使黎巴嫩从1975年开始陷入了十五年的全面内战。我于1963年住的腓尼基饭店被战火摧毁,那位主动为我买水蜜桃的司机命运难测。

1990年黎巴嫩各派宣布结束内战,但是派系武装力量和社会张力并没有消失。叙利亚、以色列和伊朗分别有自己的代理人,并且时而指挥代理人为

他们火中取栗。

又是十五年后,致力于战后重建、深受民众拥戴的前任总理哈里里死于汽车炸弹。这次事件引起强烈反响。从那以后,真主党在南部与以色列长期交火。以色列连续轰炸三十三天,也没能消灭真主党的武装力量。相反,由于真主党是阿拉伯人第一次和以色列对垒而没有以失败告终,它在伊斯兰世界的声誉隆起;在国内它又加强服务工作,获得了下层老百姓的拥护。

以色列撤兵和停止轰炸后,黎巴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外资开始进入,政府大力推动社会和解,发展旅游业。

2010年1月底,我在四十七年之后故地重游。刚一落脚,我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在原址重建、仍袭用原名的腓尼基饭店。新饭店气势恢弘,布置精致,大堂里熙熙攘攘。我找到一个较为安静的角落,要了一杯咖啡。

大堂里,客人与侍者的面貌、语言,反映了黎巴嫩多世纪以来的多元文化。在三天的行程中,我几乎看不到战争的痕迹,但是从基督教徒导游的话语中,我知道抚平心灵的伤痕绝不是三年五年的事。

由于基督教徒大量移民海外以及穆斯林生育率较高,今天黎巴嫩的人口以穆斯林占多数。在伊朗的支持下,什叶派的真主党目前是黎巴嫩最具有社会动员能力和战斗力量的组织。

黎巴嫩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与西方最为接近的国度;虽然人口不多,却有极大的文化影响力。十九世纪以来鼓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许多是黎巴嫩人。但是在全球化时代,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式微;在苏联解体之后,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潮也全面退却。黎巴嫩今后能否摆脱历史的包袱与超越地理的影响,我不敢妄下断语。

我特意去了一趟黎巴嫩北方的历史名城、马木留克时代的商业重镇特里波利。我见到的是一个缺乏经济活力而无特色的小城,在多座古旧的建筑上留有没被洗刷掉的竞选海报。在一家制造香料肥皂已有七百余年历史的小工厂里,为了向继承腓尼基人传统的黎巴嫩商人的坚忍致敬,也为了让我自己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信心,我买了三十块并不需要的香皂。

(本文选自张信刚的长篇纪实散文《大中东行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题字:马亚飞)